

普
肉
直
隸
廳
志

𠄎𠄎
𠄎

𠄎

𠄎

𠄎𠄎
𠄎

𠄎𠄎
𠄎

𠄎
𠄎

原序

盤州古微盧彭濮地周武王時始入中國後世皆在
羈縻之屬洪惟我

朝

聖人首出凡雕題鑿齒莫不喁喁嚮風而所謂羈縻者今
皆設州縣置官吏密林深箐之區從古不能開闢者
皆仰承

離明所照易曰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未有若
今之盛者也黔之爲省於古爲氏前明肇有其地然力

不能去土官又惜鉅費而憚于遠是以土司仍萌蘖
其間既不肯同唐三十六郡之羈縻又不能似漢九
郡之開拓以漢人雜處其中適足爲害而已我

世祖章皇帝定鼎燕京撫有函夏

特命經略大臣戡定滇黔向之潛伏于此者得一洗而廓清
之嗣是以來平水西馬乃古州諸處昔官吏所不及
者皆鋤荆榛通徑術而置官守焉而嵐烟瘴雨毒淫
之氣自得

聖人之化天地亦爲之一變矣普安州漢曰牂牁唐曰盤

州元曰于矢部前明州衛并設有土官主之後雖改流而土官未除至康熙年間乃裁衛歸州及後又改土歸流實除土官於是普安州乃與中土州縣等

粵

麟

於乾隆二十二年冬十一月從永甯來署此篆視

事之初欲知地方事跡取往志觀之無所有

粵麟

聞

周禮外史掌邦國之志職方掌天下之圖故凡省郡

州縣皆有志書州縣無志不獨往事無稽即忠孝節烈亦泯沒不彰於後世其所關者甚鉅今歲之夏適同鄉曹孝廉達來遊黔中兼黔陽曹孝廉維祺司鐸

茲土悉好攷核古今事屬以秉筆而商榷訂正

粵方麟

任之逾五閱月書成總其事者竊得弁言簡端

粵方麟

聞之書曰乃聖乃神乃武乃文奄有四海爲天下君
夫帝王非聖神文武不能大一統而無外也盤州自
元以前爲羈縻明代不能泯羈縻之跡惟德動天無
遠弗屆

聖朝實能撫有其地當是時不獨人事樂於下而

天心亦悅於上故慶雲現甘露霖靈芝生嘉禾秀闢數千年

未闢之風氣是以天不愛道地不愛寶同煥

昭代文明之盛也

粵麟

不敏仰荷

聖天子知遇之恩由武陵令拔承甯牧蒞任未及旬日復荷大憲檄署普安自維俗吏不足揚掄

朝廷文治之隆惟是

國家承平百餘年斯土之民得休養涵煦于其中十五以上上所長六十以上上所養而復設學校以教之使邊荒僻壤之人爲臣知忠爲子知孝况兵農錢穀正有司之事

粵麟

敢以固陋畏譏不急有以志之耶

至於事屬經始期短功忙自周以來此地之建置沿

草不及備考其詳而山川人物不無缺漏豈非憾事
然是役也特引厥端耳竟其委者拾遺補闕加厲增
華尙有待于後之君子

乾隆二十三年歲次戊寅暢月上浣奉直大夫知永
甯州署普安州事加二級興甯王粵麟謹序

自封建降為郡縣而外史外令之職
廢守土者以修志非專責法、廢與
睦之此志之所以多失脩也光緒丙戌
春仲昌祺來承乏是邦甫下車索閱
廳志刻本已殘缺不全僅見鈔本蓋
已百餘年失修矣爰集眾於庭謀善
款重脩僉曰可昌祺十年作吏筆墨久
荒且行篋無書莫資考證適粵西

覃君容士以名進士宰吾黔印江李諱
將歸里強延來廳共襄厥事蒐社獮
隱左掇右劇越二年而書成昌祺起
而言曰廳之宜續志者夫豈細故哉
方咸豐年間賊氛蜂起若髮若捻若
狗若苗蹂躪徧天下迄同治初元東南
肅清

朝廷始專意經營滇黔而滇黔亦漸

次肅清前此十餘年黔之禍尤亟歷以
彈丸地內寇外寇紛起響應盤踞侵
擾災無完土雖其時願民苟且自全
不無可以訾議卒之戮力同心慷慨袍
澤渠魁授首圍境乂安迄於今城郭
依然市廬無恙庠序之中濟、祁、
獲、鏗之氓熙、皞、則邦之人捍衛梓
桑之功為不可沒也況以新城一役合川

慎默率軍進討皆聽人爲之鄉導衝鋒冒險所向有功事成未聞授一官自始亂以至亂平輸餉幾數十萬金未聞大吏請加一學額聽人士若惟知以軍事爲急冀功率賞皆所弗計是其忠義之氣誠有足風者更何論陣亡殉難之紳民將卒盡節完貞之婦女尤不可以泯沒耶舊志修於乾隆二十

三年其時尚為州治厥後屢有建置至
嘉慶十六年始改直隸廳又割廳之黃
平掇鮓等營分隸真義縣夫州廳異
名則設官養兵皆有張弛疆域錯置
則丁籍賦役自有等差而況此百餘年
中災祥著乎天物產茁乎地文采煥
乎人不有以表揚而闡譽之烏乎可抑
昌祺更有進焉一廳當雲貴之襟喉達

川廣之聲援自元以來為凡用武者所
必爭之地方今至市羈縻時局一變
吳人踞緬法人踞越恃其星緯輿地
之學舟車鎗礮之藝時有狡焉思
逞之心萬一敗盟隙憂實大是則道
里之短長閘隘之險要山洞之深邃
水道之行折亦枳制壘索者所宜究
心也然則是書成昌祺以是為守土

之程抑不僅昌祺一人守土之程也惟
願後之來者時加蒐輯勿以廢真睦
之此則昌祺之所厚幸也夫光緒己
丑夏四月長沙曹昌祺謹序





初修普安州志銜名

主修

署南籠府普安州事永甯州知州

王粵麟

廣東興寧縣舉人

纂修

普安州學正

曹維祺

貴筑舉人

廣東番禺縣舉人

曹達

協修

普安州吏目

李之麟

直隸蔚縣人附生

分修

舉人

孫儁

拔貢

劉必貴

歲貢

汪升旭

歲貢

林文燦

廩生

蔣永和

增生

沈之螽

增生

張瓊

附生

許斗炳

附生

王瑄

附生

高曜

附生

林之槐

貢生

王宏賓

分採

貢生

方紱

貢生

方勳

附生

蔣上進

校對

生員

藍倬

生員

李武魁

生員

董克超

生員

姚宗榮

監刻

監生

支發秀

監生

龔希璋

續修普安直隸廳志銜名

主修

賜進士出身

花翎三品銜候補知府普安直隸同知前翰林院庶吉士

曹昌祺

湖南長沙人辛未進士

欽加三品銜

花翎候補知府前署思州府大定府事署普安直隸同知

石廷棟

雲南昆明縣人

纂修

賜進士出身同知銜前印江縣知縣

覃夢榕

廣西陽朔人丁丑進士

揀選知縣

庚辰科大挑二等普安直隸廳教諭

李樹義

遵義人癸酉舉人

督采

照磨兼襲雲騎尉

吳蘭賓

廣西臨桂人附生

六品銜亦資孔驛丞兼巡檢事

姚維城

安徽桐城人監生

采訪

五品銜雲南候補州同歲貢生

朱大韶

候選知縣前錦屏縣教諭丁卯科

優貢

范家佐

前思州府教授辛酉科拔貢

張鳴盛

候選教諭歲貢生

孫承釗

候選教諭歲貢生

楊鑿修

候選訓導歲貢生

許克芳

候選訓導歲貢生

支士杰

增生

任調

增生

龔正熙

校對

候選訓導歲貢生

張繼志

廩生

王恩溥

廩生

張汝霖

廩生

張友漆

廩生

謝梓材

附生

蔣體璜

附生

李正灼

附生

張芬

增生

任誠

附生

李秉珩

附生

張書洛

監刻

從九

楊富新

從九

宋爲舟

凡例

一方志體例百無一同或以綱統目而分門別類未
昭畫一之程或有目無綱而增簡刪繁罕睹折中之
妙或輕重顛倒或名實乖違或不成卷帙而特編或
應立專條而附見彼此歧出莫衷一是初欲別闢徑
途不相沿襲而自我作古駭人睹聞因念黔中郡邑
志合以通志爲綱茲編竊附從周之義悉遵通志之
規宗門一定得失兩忘其義例之已見通志者不贅
述

一舊志六閱月倉卒成書徵引故實妥協者少惟山水人物藝文各門尙可採取一二若名宦師旅古蹟諸門當日係隨手鈔註不相關顧意當時書吏所爲主修纂修諸君皆未一寓目耳各方志於舊志疏略者舛繆者層層攻詰謂不正昔人之誤恐轉滋後代之疑用意甚當然苟入得而二失自宜刮垢以磨光得失參半已不免浪費筆墨矣舊志疎舛過當不勝闢若逐條攻辨是直與前人尋隙露才揚己非修志也茲編洗滌一清亦概不致辨以省卷帙

一善善從長前賢所尚然志貴紀實非比諛墓之文
茲編於忠孝節義之有實蹟者摹寫圓足無稍疎漏
庶幾幽光煥發觀感有資恰未敢下一虛辭務爲溢
美致掩其人之本真也

一志通於史體從其同惟揚善隱惡與史異義蓋史
以褒貶示千秋之法戒志不以懲斥傷忠厚之道且
貽外人之譏評自經喪亂廳之庸劣克悖禍全境而
犯眾怒者實頗有之不欲載亦不忍載祇附一二以
誌亂階而快公忿非敢故爲其刻也

一通志立忠烈門載士人之有爵位而死事者有官守者能死其官列之名宦士庶人之致命遂志者列之孝義竊謂義字所賅甚富今悉取以死勤事之官紳士庶入忠烈志較得其真

一名宦祠祀考核綦嚴非實有功德及民而始終一節者不得濫叨俎豆新章必身沒三十年後始許

奏請誠慎之也舊志載歷朝名宦多非斯土之官即王三善陳樾輩亦止立功貴陽於斯土無與焉茲取舊志所載前明官斯土之有聲稱者遵通志體例雖未

入祠悉與存留至錢吳傳鄧四君子未嘗入告特以
都人士咏功誦義幾於戶祝家尸萬口一詞謂爲無
愧因並列名宦傳以應斯民謳謨思慕之忱若酌采
上

聞則請俟他日賢大吏

一一節之長一言之善一藝之工皆一方之望即一
方之人物也必生平盡如我意則宇宙豈有人材况
方志主顯微闡幽搜取有遺則撫衷多疚志局開甘
有二月矣徧檄學中茂才分采懼其遺也顧茲編所

登錄者多近代而前輩渺聞焉茲土風氣近古世不
乏人彼前輩鄉民何相形見絀若是且吾又烏知近
代之果一一登錄否也冊所有備登之不遺一人
善雖小備錄之不遺一事此則鄙衷所差堪自信者
耳

一各郡邑藝文志恒取其有關風化政教者嘲風弄
月之篇多從割愛廳境開闢未久作者寥寥留意蒐
羅富於舊志數倍才學兼勝者有之瑕瑜不掩者有
之必取其有爲而作粹然無疵則傳者益寥寥矣爰

從寬收錄藉以存一方文獻云爾



普安直隸廳志目錄

天文

卷之一

星野
氣候
祥異

地理

卷之二

輿圖
建置
疆域

附插花
形勝

卷之三

山水

附橋
梁

卷之四

郵傳

風俗

苗蠻

附方

古蹟

營建

卷之五

城池

公署

卷之六

學校

卷之七

考棚

書院

義學

卷之八

壇廟

寺觀

公所

食貨

卷之九

戶口

田賦

稅課

卷之十

經費

積儲

物產

秩官

卷之十一

官制 職官

卷之十二

名宦 土司

武備

卷之十三

兵制 師旅考上

卷之十四

師旅考中

人物

卷之十五

選舉 鄉賢

卷之十六

忠烈

卷之十七

孝義 宦績 文學 隱逸

卷之十八

列女

卷之十九

者壽 流寓 仙釋 方技

藝文

卷之二十

文一

卷之二十一

文二

卷之二十二

詩

普安直隸廳志卷之一

天文志

星野 氣候 祥異

宋景一言熒惑退舍於越得歲吳受其殃周禮保章氏星野之說似不盡誣秦漢而降言天文者無慮數十百家拘謹者守古法而不知變通高明者自矜博辨造作一切可驚可喜之論惑世誣天莫斯爲甚蓋天官家之聚訟久矣後進之士靡所適從而又不甘自安於愚也則漫以己意附會而調停之博引繁稱

徒煩文藻而星學益以支離

高宗純皇帝著論闢之千秋蕪說一旦廓清若去闇昧而睹
光明中庸所謂言而世爲天下則者其在斯乎王志
首紀星野爰仍其舊而臚列眾說而詳辨之星圖星
占則概從闕如省繁文也若夫璧合珠聯嘉禾仁獸
陰陽和協寒暑無愆斯固我

朝盛德宏濟刑賞得中有以召天休而錫億萬斯民之
福也普雖僻遠同我太平矣志天文而祥異氣候附
焉所以窮天地萬物之變也

普安直隸廳志卷之一

天文

星野

明一統志曰宣慰司參井分野普安州并鬼分野銅
仁府星分野黎平府翼軫之餘

謝東山志曰宣慰司今貴陽府貴州衛前衛今貴築

龍里新添今貴定縣平越清平興隆今黃平州威清

今清鎮縣平壩今安平縣普定安莊今鎮甯州安南

普安畢節烏撒今威甯州赤水等十六衛俱參井都

普安府志 卷之一
勻府程番府

今定番州

永甯鎮甯安順普安四州俱

參井之餘思南思州鎮遠石阡銅仁黎平六府俱翼軫之餘

沈思克志曰貴陽都勻石阡思南四府宣慰司定番安順鎮甯永甯普安五州貴前威清平壩普定安莊安南普安畢節烏撒赤水龍里新添平越清平興隆都勻一十七衛普市黃平二所俱井鬼分鎮遠銅仁思州黎平四府俱柳星之餘

按黔志創始於明嘉靖癸丑謝督學東山嗣修於

劉中丞宿侍御萬曆二十五年江撫軍東之增修
之明代凡三修無所謂沈志也楊升菴謝志序舊
有方志殊爲簡畧而不載作者姓字江志名丁酉
志鄒元標序聞公敦請予門人給諫陳君見羲鄉
摺紳憲副許君吉菴大葺通志江撫軍自序則曰
今茲高世名賢撻觚登壇又得督學沈君相與印
正而潤色之通志列沈志於謝志之後名宦志稱
沈思充桐鄉進士萬曆間任提學副使會纂貴州
通志手自裁定犁然可觀意者其丁酉志乎顧何

以不屬之江而屬之沈也或疑江視事未久甫經
排纂旋以飛練堡之敗去官陳給諫許憲副均未
終事而沈提學獨司其成是不然考江鄒兩序在
任時固已成書矣文人之名雖上官不能奪也異
哉思克思充通志前後互異天下郡國利病書作
思克安順志作思充未詳孰是劉宿皆失名僅得
之康熙中閩中丞興邦省志序序稱三書今皆失
傳衛志所引當是從他郡邑志采入耳

郭子章黔記曰黔地連楚蜀總之不出鶉首鶉火鶉

火之次又曰星經載熒惑主荊州主輿鬼柳張黔實
近荊州屬鬼柳似近之

衛既齊志曰黔古無分野之說一統志以宣慰司普

安州爲參井

愚按原書以普安爲井鬼非參井也

銅仁爲星黎平爲翼

軫沈志則以貴陽等處爲井鬼而以銅鎮思黎爲柳

分郭記又以屬鬼近似今按漢武所設之益州乃越

巂犍爲牂柯三郡越巂屬滇犍爲屬蜀牂柯所轄二

十四邑貴陽以上皆其地也陳卓謂牂柯入參五度

而班固謂東井輿鬼秦之分野西南牂柯越巂二州

皆宜屬焉

愚按二州乃益州之誤黔西州志同參詳
本文明以漢武所設之益州統越嶲犍爲

牂柯三郡必不以牂柯越嶲與益州平列不知漢代
越嶲牂柯稱郡不稱州武帝置益州郡與越嶲牂柯
均屬益州部班書具在可覆按也當

由坊本訛別不服旁考故有此誤

則自平越以上

皆爲參井無疑矣獨是思銅四郡爲柳分似難爲據

按唐志云翼軫鶉尾自房陵白帝而東盡漢之南郡

江夏東達廬江南郡之濱彭蠡之西長沙武陵桂陽

零陵又逾南紀盡鬱林合浦之地自沅湘上流西達

黔安之左皆全楚之分黔安即今之思南則銅鎮四

郡自應與楚同占軫翼而不入柳分也或曰牂柯既

屬益州近梁州今舍觜鬼而從參井何也曰此非臆說也牂柯占參而不占觜陳說已明至益州占井而不兼鬼則李淳風所云自畢十三度至井十五度屬益州之言可驗也度之多者無如井少者無如觜是以井兼雍梁益三州亦猶斗牛兼吳越豫章也萬曆庚子奎星入於東井占者以爲滅播之象既而果驗此非占在參井之一證耶或曰翼軫隔柳星張三位踰此及彼何名分野曰亦非臆說也僧一行曰懸象在天其本在地星之與土以精氣相屬而不係於方

隅袁坤儀有言躔次相配者少相反者多青正東元
枵在北雍正西鶉首在東則四郡之踰柳星張而躔
翼軫何以異此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甯從其眾者
而已故輒以管見謂黔爲參井翼軫分野貴陽安順
都勻平越威甯參井之餘愚按康熙三年改烏撒爲威甯府廿六年改大定府
爲州與黔西平遠二州畢節永甯二縣皆屬焉雍正
五年始割四川之遵義府隸貴州八年升大定州爲
府改威甯府爲州轉屬大定衛志修於鎮遠石阡思
康熙三十年故有威甯而無大定遵義

州思南銅仁黎平翼軫之餘

北斗七星分野

史記天官書北斗七星所謂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杓
攜龍角衡殷南斗魁枕參首用昏建者杓杓自華以
西南夜半建者衡衡殷中州河濟之間平旦建者魁
魁海岱以東北也春秋文耀鉤荊州西南至岷山北
距烏鼠梁州屬開陽廣雅梁州之西屬北斗開陽一
星周禮疏梁主闔陽星經玉衡第二星主益州常以
五亥日候之乙亥爲漢中丁亥爲永昌己亥爲巴郡
蜀郡牂柯辛亥爲廣漢癸亥爲犍爲

三台分野

論語摘輔象梁雍屬申上本注中台之上九州繫於
三台一台各有上下

五緯分野

星經太自主華陰山涼州雍州益州

干支分野

漢書天文志丙楚丁南夷辛西夷

按西書載地圓如球晝夜輪轉天包地外

即渾天儀之說

張衡渾天天如雞子地如中黃居於天內天大地小地徑二萬七千六百九

十二里圓圍八萬七千一百九十二里準以周天

三百六十度一度得二百五十里

管子桓公問管子曰地數可得

聞乎曰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關令內傳地厚萬里王嬰古今論地厚萬里洛書甄曜度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玉堂筆紀天之有度猶地之有里也一度畧廣三千里又春秋考異郵宋書天文志論宿度里數見典義府志十四不可通說中西談天家各有見地然不如西法之密也按毘米諸國計里率稱英里視中國里數差長丈尺亦然地圓圍八萬七千一百九十二里宿一度應得二百四十二里餘今言二百五十里當綠申里較短之故耶推步法解地球周九萬里一度二百五十里

國朝欽天監參用西法推步益精普安在前明土字濶

遠順治間猶兼有興義普安二縣地東西三百里

南北四百里如法分度應占一度有奇黔西志謂
蕞爾崖疆不足當象緯之分杪亦未之深考耳一
統志沈志皆云普安井鬼分蓋本之華陽國志唐
書華陽國志唐書又本之漢書而誤者也漢書地
理志東井與鬼秦之分野西南牂柯越巂益州皆
宜屬焉味其語意猶是疑文班孟堅良史才頗得
古史闕文遺意此古人所以不可及也常道將劉
昫輩輒因而實之毋乃不通於方歟且井星三十
四度自秦而蜀而黔理有可推鬼二度占關中且

不足而顧從數千里外強取之以相比附吾恐主

祠祭者未肯許人間扳援也

星經鬼四星在井東又名興鬼中央一星

白如粉絮似雲非雲似星非星見氣而已名積尸亦名積尸氣一名鉄鎖主死喪祠祀又主刑戮天官書興鬼主祠事中白者爲質晉書興鬼五星中央一星爲積尸主祭祀天皇會通鬼主祀事祀祖考之象中央積尸所以象神也謝志以衛屬參井州屬參井之餘

尤非州衛同處一域轄地毗連舊州治初建撒麻

鋪距衛城三十里繼遷衛城東十里之海子鋪再

遷附郭營盤山一正一餘從何剖析衛志大意以

貴陽諸郡近蜀爲梁州南徼故曰參井之餘鎮遠

諸郡近楚爲荊州西徼故曰翼軫之餘普安舊隸
安順是亦參井之餘也觀其言曰從其衆者曰管
見尚非妄作聰明雖然獨惜其泥舊說而未達於
事理也君子之立言也必確有定見然後敢筆之
於書又必確有定衡使天下後世曉然於斯理之
不誣而吾說之不可易然後可以獨伸已見以決
千秋之疑案游移之談聖賢勿尚也軫翼之去參
井中隔四星其不能相聯屬也明矣都勻之於黎
平平越之於鎮遠石阡相去幾何而乃並四星於

一隅強爲扭合詎當星躔倘有踵其說謂興義安
順貴陽都勻黎平五郡界連粵西爲揚州分野者
則斗牛之光且越盤江無水而北矣楚應翼軫正
位而入度有多寡之差躔度有彼此之殊翼所躔
軫勿能侵也軫所躔翼勿能侵也必一一求其合
某躔翼某躔軫盡荆南郡邑而區別之終嫌恍惚
無憑而况其爲荊州徼外地也哉蜀之參井亦猶
是耳思鎮四郡不屬柳分節引唐書以駭沈郭之
誤似矣而未爲得也唐書蓋沿全楚邊境及嶺南

西路際海之濱而劃之如畫界然非有切據也乃欲據此以壓倒前人其失正相等耳且夫黔地非狹小也輟長補短縱橫千里而強

普安爲黔省中路爲極西境東

至思州府東界千三百里其東南西北四隅所至各千有餘里通志疆域東西廣一千零九十里南北袤七百七十里非核實之論同居覆幬之下而謂無當宿度正

位亦厚誣黔土矣抑又聞之水火金木土五星緯星也二十八宿經星也緯星盛者率有餘氣別成小星水之餘孛火之餘羅木之餘烝土之餘計惟金無餘金主兵理不宜過盛蓋上天好生之德也

經星或多或少時有增減而皆無餘既係之翼軫之餘參井之餘矣而徒爲是約略之辭不能舉星名以相証人其信之乎若曰此餘光之所旁屬者則厯厯白榆細數之三萬七千而未已舉頭所見其精光均足以相及何必翼軫參井足統黔筑之墟哉牂柯入參五度得之陳卓卓得之范蠡鬼谷張良諸葛亮張衡京房譙周此七君者皆博學而睿智賢能而誠篤凡所稱述具有本末而均無一闡明其理考其著作恰無一言卽門生故吏未聞

有相爲記錄者且范蠡鬼谷安知有漢時郡國哉
張衡渾天儀妙絕古今鬼谷精於術京房精於數

已與星學殊科范蠡張良諸葛亮霸王之佐雖勳

業爛如未有異能史册所言必無匿美陳壽稱譙

周頗曉天文而不以留意卓蓋以周好言術數因

而及之假先賢以塞眾議殆作僞而拙者歟晉書

不察遽加采錄不免爲卓所愚矣蜀嘉定府志據

左氏以闢諸書最爲精當博白朱慶鏞重修嘉定志星野門云左傳實沈

參星也唐人因之故參爲晉星晉與蜀相去遼遠其分野未必盡同如謂左氏不足據豈史記諸書

果皆足據乎唐宋史不以參爲蜀當別有見黔去晉益遠分野必不能

同由是言之陳說亦未爲明也李淳風善推步者

也唐太宗撰晉書因以天文志屬之所紀州郡躔

次以觜參屬益州宋洪邁譏其蔽於天而不知地

餘子瑣瑣更無論矣

邁之言曰自畢至東井爲實沈於辰在申魏之分也魏於

晉地得河內河東數十縣於益州不相干謬亂如此而出於李淳風之手豈非蔽於天而不知地乎

一行僧病羣說之乖錯創爲精氣相感之說顯背

古法怪誕不經稍有識者咸不以爲然而謂可據

以爲典要乎他如北斗七星分野干支分野更索

之二十八宿之外尤屬無稽存而不論可也夫遇

災而懼宣王以之中興天變不畏安石以之釀亂

天人感召之理吾儒恒兢兢焉西書載二儀眾曜

各有軌道日食星變皆可豫推定數使然無關人

事語甚明快而非祇敬天威之道歷觀治平之世

七政無愆衰亂之朝諸怪畢見懸象著明甚可畏

也惟是星象幽杳未易測識前代間有驗者寥寥

數事豈足徵信自古書亡失

周禮保章氏鄭注九州之中諸國中之封

域於星亦有分焉其書亡矣堪輿雖有那國所入度非古數也

人自爲說異議繁

興莫可究詰無裨治理徒亂人心

純皇帝欽定熱河志特與芟除

雲南通志分野之說雖原於周官春秋左氏傳然其說難

徵信我

高宗純皇帝聰明

天縱著論力闢

分野之謬乾隆三十九年

御題毛晃禹貢

雖指詩注分野之說本不足信而災祥鄰於讖緯皆非正道乾隆四十六年

芟去此門義正識卓度越前古非尋常尋行守墨儒生

所能仰希其萬一也子產有言天道遠人道邇南史蔡興宗亦言天道幽遠不如靜以待之勤人事以格天心守土吏之所得爲者如是焉已耳而奚必巫咸甘石之術之紛紛爲哉

音字屬元 卷之一
附張鎡興義府志星野十四不可通說

分野之說雖出於周禮左傳然其說實有不可通者
故

純皇帝著論力闢其謬今細考之其說不可通者凡十有四

如古言分野星經史漢以二十八宿配列國及諸州

三統歷又以十二次配十二分野周禮鄭注又以十

二次配列國夫列國之地侵奪無定諸州之地改析

無常分野其可配定乎

唐書天文志駁之曰虞夏商周郡國廢置不同周興王畿

千里及哀僅有河南七縣以鶉尾爲周分則疆場舛七國之初韓魏綿亘數州多至十餘宿後魏徙大梁

則河西合於東井秦拔宜陽則上黨入于輿
鬼據漢書推之是守甘石遺術不知通變
此不可

通一也晉書地理志又分析二十八宿之度數配合

州郡然天有歲差即地難配定

歲差之法唐戊寅歷詳言之近申法西法

言歲差各異中法言節氣差而西西法謂恒星差而東故以晉書分野度數証

今地多不合此不可通二也史記又以北斗七星分

配方輿晉書又以北斗七星分配七國星經又以五

經星分配列國後漢書注又以五經星分配五嶽十

二州夫以天下之大而擇配數星理尤難通此不可

通三也法象志又以唐州縣分配十二次乙巳占又

以禹貢二十八山分配二十八宿分野按洛書甄耀

度云周天一百七萬一千里

宋史天文志云周天五十一萬二千里有奇

夫以天之大而僅以唐州縣及二十八山配之理更

難通此不可通四也又古言分野星次與地方向多

不合如元枵在北而分野青州則在東鶉首在南而

分野雍州則在西星紀在北而分野又應在南如左

傳蔡墨卜越得歲後漢書言廣陵王之變此類甚多

揆之方向實皆不合此不可通五也

愚按沈六圃地學月生於西光

在西南爲進氣而地理已驗之穴多反之常與高明駁論此事曰地形應天文如水中映月鏡裏窺人都

是反看卽斗極魁杓亦然持此屢驗似袁坤儀之說不爲無見然必東西反照南北激射始不虞其扞格今青州元枵斜直於東北角雍州鶉首屈注於西南隅是仍不可通也天象考圖說因

古言分野方向不合又創爲天正人正之說撰天正五氣分野圖人正大衍分野圖以通其說然卽以其說考之如齊之分星屬女虛齊地在正東而天正圖女虛則在東南人正圖女虛又在西北此說仍皆不可通也此不可通六也唐一行又創爲山河兩戒之說以河漢之升降分爲分野古經天象考已駁其謬左傳以漢爲水祥衛國占之未聞河漢可統分野也

此不可通七也又星之度數各說不同卽以郡之分
野爲井鬼星經云東井七十度輿鬼六十八度而唐
書乃云東井六十八度說又不同此不可通八也又
星之配次度數亦各說不同卽分野之度又各異如
三統歷云東井十六度至柳八度爲鶉首之次而費
氏周易說又云鶉首之次起自井十二度月令章句
又云鶉首之次起自井十度星次之度各異卽分野
之度又各異此不可通九也又雲南通志云周天三
百六十度包大地之外中國安能盡分二十八宿况

本朝幅員廣遠古分野僅及其半其餘分野所不及者
又若之何此不可通十也即以周天之度分析盡配
中國地海外諸國又將以何度配之此不可通十一

也春秋考異郵云宿一度二千九百里有奇

宋書天文志云

宿一度一千四百零六里

今黔省東西僅千里南北僅七百里是

全省尚不及一度之數郡境更有何分野可言此不
可通十二也且列宿隨時而轉五紀說云列宿皆西
移如此宿在西方後九十一日在北方又九十一日
在東方又九十一日在南方宿既四時移方然則星

野之說亦將隨時易宿乎此不可通十三也唐一行
因諸說不可通又創一說謂星野之應以光氣不以
方位則更鑿空無據直是遁詞此不可通十四也其
他言分野者如左傳國語晏子春秋呂氏春秋淮南
子皆不及黔史記漢書又以干支分配諸國春秋元
命苞詩推度災說又互異三禮義宗又謂分星之異
由居地者所祀不同周禮賈疏又謂列國受封之日
歲星所在之辰國即屬焉其言又異天元厯理論分
野以嵩山爲中貴陽府志論分野以太行山爲中

欽定熱河志之盡削之也

其言又異歧論紛出將何適從宜

偏度

凡東西偏度以京師子午線爲中而較各地所偏之度其節氣之早晚月食之先後胥視此蓋人各以所見日出入爲東西爲卯酉以日中爲南爲午而東方見日早西方見日遲東西相距三十度則差一時東方之午乃西方之巳西方之午乃東方之未也相距九十度則差三時東方之午乃西方之卯西方之午

乃東方之酉也相距一百八十度則晝夜時刻俱反
對矣東方之午乃西方之子也定東西偏度必兩地
同測一月食較其時刻若早六十分時之二刻則爲
偏西一度遲六十分時之二刻則爲偏東一度西人

湯若望云天啟三年九月十五夜月食京師初虧在

酉初一刻十二分西洋意大理國

愚按意大利古羅馬國

即後漢書大秦國也

在巳正三刻四分相差三時二刻八分

以里差計之距京師西九十九度半也

愚按近西洋新聞紙云申

國日出卯英都倫敦日出未相去三時許是日出入亦可驗偏度也

節氣之遲早亦同

揣籥小錄云凡偏東一度節氣遲時之四分偏西一度節氣早時之四分推步法解貴州節氣早二刻九分半時憲書早二刻十分天文志貴州省城偏西九度半五禮通攷貴州偏西九度五十二分四十秒廳處貴州西偏距省垣六百里核算節氣月食時刻較北京早三刻二分計偏西十一度有奇管窺之見謹俟能者

北極出地度分

漢人考度論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半露地上半在

地下北極出地三十六度蓋就長安一隅言之未可
以例諸郡國也諸郡國距長安有遠近即距極有高
低厯算全書曰知北極出地之高可知各節氣午正
之影測各節氣午正之影可知北極之高秦氏觀象
授時曰寅賓之類以測象日宅嵎夷宅南交宅西宅
朔方即後世里差之法星鳥之類以測象星即後世
歲差之法今得極度以定南北星差各州縣之晝夜
永短時刻分秒如法可推得偏度以定東西里差各
州縣之節氣早晚時刻分秒如法可推廳境北極出

地度數可忽志乎明正統中欽天監彭德清奏各省

距北極度數不同故太陽出入時刻各異懷宗初命

西人赴各省推測貴州二十四度

五禮通考貴州北極出地二十六度

三十分二十秒

雲南二十二度明史載之甚詳廳境距黔筑

省會十日程上山下澗徑路迂折距滇雲省會八日

程自滇南勝境而西一望平原頗有如砥如矢之概

東西相準道里適均計北極出地當二十三度雖未

能絲絲入扣或不至大相逕庭也滇行紀程云仰觀

北斗訝其甚低斗鳥能低距極近故視之若低耳興

義志謂郡地高北京十七度

明史北京距極四十度

據昕天天

體北高南低爲說而更參以地勢之高低非是姚信之論前賢已駁之矣天形如圓蓋中高而四垂地形

如圓毬亦中高而四垂各隨人所立之處爲中爲高

非北獨低而南獨高也

物理論地天之根也形西北高東南下東南長西北短亦

非世僅就耳目之所及者言之未及統大地而合計

之耳楊光先謂人能正立不能倒立論理雖精只是想當然語西人窮思精算復證之以游歷四大部洲無一處無西人足跡故言之鑿鑿西書載或問曰地

有山有水高深不一隨處成凸凹形謂如圓毯良見
乖違答曰江河湖澤之水深不過里許卽海水亦只
深數里而止天下之山惟西藏南境喜馬拉山最高
約十六里之則大地厚二萬七千餘里以十六里之
山加二萬七千餘里之地之上何害其爲圓形今試
取紙二萬七千張製一圓毯而別以小紙十六片疊
其上其能有加於毫末乎地有東西半毯之分亞細
亞歐羅巴阿非利加三洲皆在東半毯南北亞美理
駕居西半毯中國長安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南極入

地三十六度亞美理駕大郎山北極入地三十六度

南極出地三十六度與中國東西正對即偏度甲書

夜時刻俱反對之地也

天地全圖注在中國則見北極出地三十六度而南極入

地在大浪山則南極出地三十六度而北極入地大浪山西書作大郎山譯語諧音無定字也即此

可證地毯之圓昔人多主呂氏春秋淮南子地方之

說豈其然乎廳境距極二十三度以二十三度化里

得五千七百五十里是廳境去天五千七百五十里

眾說紛紜庸有當乎

晉志以勾股求弦法入之得八萬一千三百九十四里三十步

五尺三寸六分天經之半而地上去天之數也廣雅天去地二億一萬六千七百八十一里半度地之厚

與天高等徐整三五歷記
天去地九萬里均臆度耳

...



普安直隸廳志卷之二

天文

氣候

廳境山重嶺複鮮平壤山多大山嶺多峻嶺能興雲

吐霧故多雲多霧雲多雨霧多陰故多陰多雨

通志載俗

諺天無三日晴之說舊志謂廳境歲約二百日飛箐雨軍興以來氣候頓改黔垣多晴鮮雨廳境歲不過

百日雨而已

陰則寒雨則寒故多寒近滇故多風多西風

多春夏風風師喜晴故多晴風大晴大風小晴小風
久晴久風未有晴而無風者自西而東自卯而酉皆

風風過處百物滋生青葱異常此長養風也故廳民
喜風諺云雨師喜黔風師喜滇茲土蓋兼之矣陰雨
鮮風冬鮮風故無大寒夏無酷暑三伏服春服單袷
惟所宜雨三日則著綿無服紗葛者九月風謂之青
空風主饑故九月不宜風包穀初苞遇大風雨則倒
雨數日則霉黑不可食故忌大風忌久雨七月禾花
生宜雨夜雨浸其中則敗故宜晝不宜夜春夏多雹
冬有霜有雪十月霜主豐年

南里多暖故種穫較早北里多寒故種穫較遲南里

包穀成熟在五六月北里包穀成熟在八九月舉其一可知其餘矣平夷里地高多大風多山多瘠土故多貧民樂民里多平疇多沃土故民多溫飽多樂實與名稱錫以嘉名宜哉鐵索橋毛口河萬山夾岸一水中流春多暖夏多熱冬無霜雪故農事尤早六營皆大山峻嶺無平壤雲霧陰雨多于四里霜雪亦較大故農事尤遲

早秧在春分前收穫在白露後有遲至霜降者視播種時節爲差舊志謂四月播種五月分秧近歲氣候

較催故多早一二月此天時之別也種穫遲故歲止

一熟鮮餘蓄稻穀多紅米味與他處白米同貧富皆

食之白米粗硬故鮮有種者此土宜之別也有糯米

而不甚佳種穫與紅米同時此地氣之別也有晚米

潔白如雪味香而性軟製糕良他處所無然不可多

得豪貴者食之價與糯米同種穫亦與糯米同時別

其名曰晚非真晚也農家多鹵莽鮮灰鮮糞鮮深耕

易耨近歲多栽罌粟尤鮮力穡故收成多薄上農夫

反是故畝多數斗然不多有此人力之別也

閩境多
雜糧鮮

稻穀雜糧中首包穀次薯蕷次蕎麥洋芋故民間多
食雜糧通計民食包穀十之五磨之春之簸之採之
釋之漉漉烝之浮浮細如粟香如芋白如米第差硬
耳然可耐飽初成熟時民間摘嫩者磨爲糕邀親鄰
嘗新炙食佳自瞿粟之利興無種春蕎
麥者小麥價且二倍往時故積儲益鮮



晉安直隸廳志卷之一

天文

災祥

明

永樂十三年冬大雷電

成化十二年大旱

宏治十七年大饑

是年米
魯叛

嘉靖元年大有年龍起紅豆冲空中聞笙歌聲時山崩水溢漂民居五十餘家

七年大旱

隆慶丁卯年州治東枯松六株復生

是年舉於鄉者六人

萬曆元年六月六日五色雲見州儒學前

火自惠政橋延燒儒學署右五百八十三家

四年春正月龍見唐帽山

九年水

十三年秋七月龍見天馬山

四十三年春二月雨雹大如雞子深三尺方三十里

毀民舍無算

國朝

康熙四十七年北城外館驛坡火延燒二百餘家

五十三年大饑

雍正七年穀多歧

九月禾根抽穗結實徧野皆然

詳奏疏

八年九月彩雲擁日

九年秋淫雨不止明年春乃霽是年饑

乾隆八年四月雨雹大如雞子深三尺是年旱

十年四月水泛惠政橋漂沒十餘人屋如之

十一年有蟲害禾稼

二十年春城鄉桂花大放

二十一年麥秀兩歧

二十二年民入箐得五色靈芝

二十三年四月雷擊丹霞山石崖得天北丹山四字

咸豐七年閏五月初一日夜蛟起西冲陳官箐大雨如注北門外水高丈餘漂沒數百人

八年夏南里民家竈蟋蟀羣遊多如蚊蚋竈蟋蟀俗呼爲竈雞

凡罹兵火之家無不先有蟋蟀蓋兵兆也

九年五月二十七日夜地震南鄉尤甚越一日復動
鍋底多作字形不可辨識

七月空中有音樂聲厲日暝

十年三月六日地震

六月彗星見東方逾月乃滅

十一年彗星見南方

大旱米斗銀一兩二錢餓莩萬計會疫癘盛行死骸

徧野

同治元年四月十九日五虹夾日

大旱米斗銀如上年之數飢民死者相枕藉

白蛾自北而南羣飛蔽天

未幾城陷亦兵兆也

六年冬無雪

八年六月十五日申刻地震

冬十一月二十一日未正彩雲見南方

毛政營野粟枯倒村民斬伐僅餘二根俄自起立活
茂如初

光緒二年五月二十三日夜兩頭河大雨風雷震撼
河溢入街衢次晨一物浮水至猪身而赤鬣村民黃

姓擊以石物暴長水湧丈餘民居淹沒略盡二十七
日雨止河中復出一物狀類巨鱗頂紅有光數出入
水洞中水隨落或以爲神使之然歟六月二日酉時
水洞有聲隱隱如雷鳴逾時山巔雲濃罩下垂洞口
聲逾大遠近莫不聞

三年大旱自上年十月不雨至於四月斗米銀一兩
秋收時斗米七錢

五年三月望夜月色赤暗次夕亦然

二十七地震



oct. 6

LH